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2年11月4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曹雪原

## 山梁上的柿子树

◎张颖辉

山梁上那一株柿子树已经很老了。舅说,它比外婆那间房顶上长了松塔的老屋都老。深秋的风一吹,那株柿子树就红透了秋天,比得山坡上的红杨树都消减了颜色。

火红的柿子灯笼似的点亮在枝头,照亮了静谧的山村,也照醒了孩子们的清梦。于是,男孩子们举着竹竿,女孩子们捧着竹篮,一路嬉闹着奔上山梁去打柿子。那欢快的声音惊得树梢上的雀儿呼啦啦飞起来,在半空中绕着圈儿鸣唱不已。

舅也老了,过了古稀之年,脸上的皱纹就像那株柿子树的枝干一样苍老。他守坐在外婆那间老屋前的石阶上,远观着孩子们打柿子:那柿子随着晃动的竹竿,一个跟着一个落下来,落在了山间的晨雾里,落在夕阳的红光里。很快,那株柿子树上的果子就几乎落尽了,孩子们也散了,只留下几个零落地吊在枝上。舅憨憨地笑着,说老规矩了:留一些给雀儿吃,雀儿吃了好捉虫;留一些给归家的游子看,游子就能捱摸出那是家的味道。我亦笑了,说等我拍了照发个圈,让五湖四海的人看看,多么的富于诗情画意。

舅说,那株树上的果子最是脆甜多汁,制成的柿饼更是无与伦比。舅的话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:依稀记得已是过了寒露,舅从山梁上挑回了一担柿子,他嘴角上抹着柿子的果汁,一边还唱诺着“挑一担柿子撬起风,比骑马坐轿都威风”。我就笑,外婆也跟着笑。外婆说,她要做天地间最美味的柿饼给我甜甜嘴。外婆做柿饼的手艺在村里称得上第一绝,她将那一担柿子削了皮,一个个铺排在老屋外的大竹筛上,任阳光普照,任山风吹拂,任她那粗糙的双手将他们逐一捏扁。没有几天,外婆便将这些美味收进那个黑漆漆的老瓮里,封严实了,说等着潮霜。我每日里盯着老瓮盼,盼得父亲要接我回省城了,还是没盼到柿饼潮上霜。临走时,我一脸馋相地瞅几眼那老瓮:到了冬雪飘零的时候,外婆才央舅将这美味送了来。柿饼上潮着洁白的霜糖,似初雪,似秋霜,轻轻咬一口,那沙甜的味道比冰糖心的红苹果还美味。

舅立起身,说他想起了他的小时候,让我搀他去山梁看看那“伙计”。人常说“年年岁岁柿柿红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;唐·贺知章诗云“惟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”——这大约正是舅此时的心境吧。我伸手摸了摸柿子树黝黑的枝干,不知历了多少风霜,显得那样粗粝,像极了老一辈的诚挚与厚道。

## 他开车回来过年

◎阿微木依罗

他笑笑说,其实也不算贵,毕竟是个经济旺盛的地区。

人们就更羡慕他了。他又举酒与人干杯。

喝完一顿酒,他请朋友帮他把车子开出山去。他就走了。始终不来与我们招呼。就像要脱去他从前的身份一样要脱去与我们的旧情,他把我们甩在这儿了。

他前脚刚走,我们料得不错,那些人看着他的车子背影指指点点说:

“它是回来装富的,你听他说那些话,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吧!”

“听说车子是租来的,从昆明租,开几百里到这儿就为了给我们看。”

“是啊,为了面子!”

“听说他租车子的钱和加油的钱还是问他妈要的。”

“是啊,狗改不了吃屎!”

我们从酒宴中悄悄退出,尾随他的车子走了一阵,见他车子下山去,像一颗黑色的甲壳虫,像一个深深的滚动在血液中的瘤子,在弯弯曲拐的山路上,下山去。突然有点伤心。就算他开了车子回来也仍然是个穷人。一辆小轿车根本拯救不了什么。

他在外面死撑,我们都知道。

他不甘心回来,因为他要面子。要人人知道他是有点息的,他混得如鱼得水,他从从不骗谁的钱,从不偷谁的东西,就像他母亲说的那样,是个能混出样子的人。这些我们都能想象到。

我们站在山梁上,有点闷,脑海里浮出他西装革履,努力穿出他想象中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的样子,可他不知道,在我们眼中(相信在其他他人眼中也一样),他这个样子怎么看都是个卖保险的。他确实卖过保险,也跨着包兜售过什么打火机之类的东西。

至于现在他到底干什么工作,只有天知道。

冬天的风吹透我们的衣裳,我们站在山梁上,看他的车子在弯道上越跑越远,像风吹着去的。

有一天,我们看到有人发了一张关于他的图片:穿着白色大褂,戴着听诊器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戴灰色边框眼睛,嘴巴微笑,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,桌上放着血压计和什么膏药,旁边竖着这款膏药的广告,什么腰肌劳损,肩椎疼痛,祖传秘方,历经百年。(全文完)

## 散文版精选

7

人类至纯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##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

◎格绒追美

耳旁总听到:“啊嘞嘞……”的吼声,这被人叫着“吼山”,说是要吼出肺里的浊气,吸进新鲜空气。吼声来自那因情歌闻名遐迩的跑马山上。据说,每天早晨有许多人登跑马山,在松林、长廊和跑马坪间锻炼身体。而我绵在床上,在朦胧的睡意中,任耳旁响着隐约的吼山声,直睡到光芒穿透帘帘,才姗姗起床,然后慌乱地洗脸穿衣,囫圇吃上几口饭后去上班。我时常神思恍惚地想: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?为什么我总是像个虫子那样好眠,醒不过来?我是一颗遗失的灵魂,眠在了历史中,还是找寻什么来了?我说过康定是个幻美之地——它从来不轻易坦露它真实的现实之美,可是这幻美却让人神思悠悠,让人禁不住冲动地去勾勒梦月似的幻境之美。

又一次听到吼山声在山谷间回荡,在耳旁萦绕不止。他们吼出了肺里的浊气,却吼不出心灵的污垢——在迷濛的睡梦中,我不无刻薄地想到。

“噯,是阿木吉美吧?”

“噢,你是谁?”

“想借点钱,你有吗?”

“你是谁啊?”

“我是占珠嘛。”那口气里似乎责怪我听不出他的声音呢。这分明是家乡人说话的口吻,爽直,还带点霸气,不像个求人者。

“噢,我没听出来,你不告诉我,我怎么知道?”我不觉带出了一丝不满。

“我是在白玛那儿子的电话。请桑珠帮我打的(他的意思是帮他拨通)。我什么时候来取?”又是咄咄逼人的语气。我还没答应,他就要来取呢。

“中午,你再打个电话来。”我说,便挂断了电话。

我似乎有些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了。

像一个酒鬼,常常反复无常。人的身上有那样多悠閑耽于享受的劣根性。有那样多沾沾自喜的虚荣和浮躁之气。像人类常需要洗衣服,打扫居所和工作室那样,我发现人的心灵也需要清洁。我曾计划写一篇长篇,内心却没有一点冲动,于是,这也成了一场空茫的想象罢了。天阴晴不定,我的道路也在摇摆中时断时续。风儿息了,阳光穿透云层来了。火星冲日的天像要诞生了。火星与地球走得近了。据说,这是六万年最近的一次。茫茫宇宙,令我的想象都失去了翅膀。无法穷尽那令人绝望的无边无垠和浩瀚的虚怀啊。红铜色的星球,人类遐想的未来家园,仿佛像莲花生安驻传教的铜色吉祥山。劳动的人儿起来了,我还在梦中喃喃自语:我的歌将要醒了,梦儿却苍白了;虚幻的世界近了,我离生活却远了。我是处在多么矛盾的漩涡里啊。

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因为心灵有所防备和得以摆脱枷索,而不再茫然自喜,不再沉入盈盈的满足中了。而妻子成了忙人,我开玩笑说:你成了房子的囚人。连儿子也嚷着进屋就要求脱鞋。有一次,因我和搬家公司的人不脱鞋而进屋,在光洁的地板上留下一道道脚印,儿子哭嚷不止。我的心灵却安恬实在。命运着顺,获奖的喜讯也从天而降。尽管我努力让心压抑下快乐的自满感,可是,人性中的天性终将无法掩饰,愉悦像沽沽冒涌的泉水,喜难自禁。我明白这是另一种枷索。我多么害怕自己又一次重蹈覆辙,从此迷失了方向。心灵有时也猛然惊醒:人生中精力旺盛思想充沛的岁月于我们不会太多。母亲已经接回身边了。她也开始学着适应这小城里的生活了。我暗下决心,对自己说:上路吧,去劳作、开悟,去修炼心灵,获取智慧……于是,风儿在窗外安静下来。冷冷的星光在山顶眨闪着眼睛。夜空多么浩瀚呀!

60

泽仁罗布是长寿宝贝的意思——写到此,心中不由横生感慨,弥散出缕缕哀愁,这明摆着我是为识汉字的读者而写。他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。在村寨,他是一位受欢迎的人:人有能耐,实在,不轻浮,不要奸计阴谋,尊老爱幼,善良……总之,他身上有来自泥土的质朴气息。他个儿中等,长得一脸英气。五官周正,那如黑玉的眼眸闪出熠熠光彩,又像一潭深水,充满诱惑,让多少女人沉沦其间。可是,他不是个追艳逐色的人。从他一惯的作为看,他坦露的应真实的面目。

小学时,他本来高我一个年级。后来分班时,老师让我跳班,到他们班上去读,坐在第一排。有好一阵,在数学课上,我都如坠云雾,像坐上了飞机,啥也听不懂。他对我始终很关照,在学习上,在劳动时。毕业后,我们一起到县城读中学,我又与他睡一铺。俩人的褥子都是他带的。在异乡的县上,每遇上有人欺负我,他总要站出来保护,像大哥一样。时常饿肚子,我们就深夜去学校的果园摘苹果,去菜园里拔萝卜、掐细嫩的葱叶,回来后捋上糌粑,用萝卜片、葱叶蘸着盐吃。那时候,人们不是很重视读书。读初二时,泽仁罗布退学了。他就在本村洞工家当了上门女婿。他的女人比他大好几岁,人也不漂亮,脸黝黑,背也微驼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安心相处下去。我很为他不平。可是,生活就得延续下去,日子还得拉拉杂杂地过去……



牧场。沙马鲁石 摄

## 老人与狗

◎雍措

半夜,老门“吱呀”一声,接着黑狗果脖子上的铁链,在水泥地上磨出一阵“咣啷咣啷”的声响。

如果,我没有猜错,接下来的场面应该是这样的:果果脖子上的铁链绷得直直的,没有松弛的空间,可是,它还想极力往水泥梯上蹭,以至于绷紧的铁链,勒得它的眼珠子圆鼓鼓的。它扑几下,退回来,又继续往前扑,嘴里的“呼哧”声一声高过一声。

夜里,它的心像在火上烤着。它恨铁链束缚了它,然后开始埋怨起主人,那个半夜出走的人。

阿妈嘴里冒着话茬子,低低的,很快被夜覆盖。肩上扛着钉耙,她略显佝偻瘦弱的身影在初八的月光下,和悬挂在夜空的月亮一样单薄。

“回去,大半夜的,你跟着瞎忙活什么,回窝棚去。”阿妈最后的吆喝声从丰密的葡萄叶中,挤得细细的传上楼,进入我的房间。又是一阵铁链拖在水泥地上的“咣啷”声,不一会儿,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。

昨天下午,张瘸子隔着我家厚厚的青瓦檐,在那条长满草的小路上粗声粗气的喊着阿妈:“英珠,你家今天夜水,提前去把沟渠里的杂草处理得当了,免得垮了谁家的地基,找些岔子来说。”阿妈耳背,没听清楚,张瘸子又大声的重复了一遍,这一遍,力度大,挣得他脖子上的青筋一股一股的突出来。

我跟阿妈商量,我去陪她放夜水,阿妈三句两句就回答了我的话:“你能帮上啥忙,在家呆着,看好家门就好了。”说着,她背着背篓,张罗猪草去了。

铁门咣当一声关上后,我的瞌睡也就醒了。我爬起来,打开那扇碎了半扇的窗户,将头伸出窗外,乡村的夜并不安静,蟋蟀们扯着嗓门叫着,田地里的苹果树、核桃树、琵琶树、樱桃树在夜里站成一棵棵影子,月光洒在上面,若隐若现。

这么深的夜,什么都像死了一样,不免让我害怕。我朝阿妈离去的方向看了看,那里的小路、房屋淹没在夜里,找不出一点往日的模样。不免为阿妈担心起来。

又是一阵铁链拖在地上的“咣啷”声,声音从窝棚慢慢移向阿妈离开时的水泥梯,一会儿上,一会儿下,一会儿急促,一会儿平缓,一直没有停下来。

关上窗户下楼,打开堂屋门,顺手拉燃了院坝里的照亮灯。灯光在夜里,白煞煞的亮着,照着院坝上空的葡萄枝叶,也白煞煞的。

果果一个箭步跑到我身边,用爪子挠挠我的裤子,又用鼻子顶顶我的脚肚,那黑亮的眼珠子,就快吐出来。突然,又一个箭步冲到楼梯口,用爪子使劲往上蹭着。过了一会儿,它又从梯上跑下来,看着我,又冲上楼梯,铁链摩擦地面的声音,焦急着,让人心里莫名的慌乱着。这次它停了下来,用爪子挠着我,并顺着我的脚站了起来,果果站起的个

刚好够到我的肚子处,我没有躲让,俯着头看它。灯光下,它的眼珠子比刚才还要水亮。这时,我才发现,果果的眼角浸着泪水,我正要为它擦掉时,它又一个箭步,跑到梯子上,耳朵竖得直直的,眼睛看着梯子上方的拐角处。

我喊它一声,它扭过头看看我,又将头扭了回去。果果的焦虑和烦躁,让我心生放走它的念头。我走过去,对着它的耳朵轻轻说:“去吧,我知道你心里装着什么?”它似乎懂了我的话,用嘴在我身上磨蹭着。

脖子上的铁链一解开,果果飞一般的朝那个黑暗的拐角冲去,消失在夜里。白煞煞的灯光下,只留下孤独的我。关上门,上楼躺在床上,不经想起阿妈给我讲起的一些有关果果的事。

果果是阿哥从一个荒芜的山路上捡回来的,当时它不足月,蜷缩在杂草中呜呜叫唤着。阿哥最先以为它是一匹狼,因为从它的外貌来看,确实和狼有几分相似。犹豫再三之后,还是把它领回了家。抱回来的那天,阿妈极其反对,硬是让阿哥把这幼崽送回小路,原因很简单:一是娇小的幼崽离不开母乳,二是如果是狼的话,会给我们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。阿哥倔强,我们也跟着阿哥起哄,央求阿妈留下幼崽,并发誓,照顾幼崽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。阿妈拗不过我们几个小孩子的又哭又闹,勉强答应留下幼崽,取名为果果。

小孩子的热情,毕竟是有限的。一个星期后,我们就将照顾果果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,光顾着和村娃子们贪玩去了。一条活生生的生命,总不能让它就这样毁在我们手里。阿妈是个善良之人,尤其在乎这点,照顾果果的责任,自然而然落在她身上。

阿妈给果果买来奶粉,每次喂奶的时候,把果果抱在怀中,将事先凉冷的奶汁端在果果眼前,看着那小舌头,灵巧地将奶子舔舐干净。果果渐渐长大,阿妈从库房里翻出多年不用的石磨,将玉米子放入石磨里,一遍一遍把玉米籽磨得细细的,做成浆糊给果果吃。玉米籽可真是催肥的好东西,果果在阿妈的照顾下,不到半年,长成肥嘟嘟的大狗了。从此,成了阿妈形影不离的跟屁虫。

阿妈下地,它下地。阿妈上山,它上山。有时看着我们调皮,阿妈经常说,你们这几个小家伙,还不如果果心疼我。那时,从我们小小的心眼里,就悄悄开始嫉妒起果果来。

果果救过阿妈的命。一次,阿妈上山砍柴,天气炎热,瞌睡也跟着来了,阿妈躺在一处树荫处休息,一不小心靠着大树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突然,被果果一阵激烈的叫声惊醒。惊醒过来的一幕,阿妈至今讲着都心惊。离她两米外,一条蛇高昂着头,看着阿妈。果果站在蛇旁,翘着尾巴,眼睛盯着蛇,不松劲儿。它朝蛇汪汪叫着,并作出准备攻击的姿势。蛇也不畏惧,吐着信子,准备攻击。果果用前腿刨着土,试探性往前冲了几步,又